

由孟郊際遇、詩文探索其宇宙觀

劉竹青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摘 要

唐代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其發展及造詣，實已臻於盡善盡美的境界。在「詩仙」「詩聖」及眾多詩人被推崇、恭維之際，被冷落一旁的失意詩人，卻也為數不少。

「郊寒島瘦，元輕白俗」。孟郊、賈島、元稹、白居易等被蘇東坡等人看輕之後，後人落井下石，譏諷批判者大有人在。

事實上，文人因時代背景與個人際遇的差別，自然反映出的作品風格各有千秋，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此則吟詠情性，古今所同。

孟郊之所以「寒」，必有其主、客觀的因素。因此，當人們能以較寬厚、慈悲的眼光看去，自然能心領神會他坎坷遭遇下的某些觀念了。

關鍵字：孟郊、背景、詩歌。

Mun Chiao's Personal Experiences: A Study of His Cosmology

Chu Ching Liu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Abstract

Tang Dynasty is the golden time of Chinese poetry. During the period, the Chinese poetry reached a ultimate perfection and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upcoming poetic style. While the 'God of Poem' and 'Saint of Poem' were highly praised and respected, there were many so-called 'secondary' poets standing like wall grasses.

Mun Chiao, Gia Tao, Yen Cheng, Pai Chee-I, four great poets in that period, inevitably were despised as minors. Just as Shon Tung-po commented their poetic genres as follows: "Mun is shabby; Gia is meager; Yen is verdant and Pai is gaudy."

As a matter of fact, a poet's genre is naturally created from his personal background and experience. That is to say, sincere heart makes one to write a poem. From time on, a poem is a mirror of one's emotion or thought.

However, there ar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asons for Mun Chiao's shabbiness. If we appreciate his poems with a tender heart, we can deeply share his points of view toward life.

key words: Mun chiao, background. poetry.

一、坎坷一生

唐天寶十四年冬（西元七五五年）震撼世人的「安史之亂」爆發。這歷時八載的叛亂，如同颶風橫掃，把盛唐的繁華氣象一掃而去。

中唐時代，隨著唐帝國由繁榮昌盛的大一統，變成了動亂分裂的藩鎮割據。在這種轉折中，唐朝的詩人們也因時代背景的變遷，及複雜多變的生活現實的煎迫，呈現出千姿百態的特殊風格。①

處在這種極端紛亂、困頓的境況中，卻有一派苦吟詩人崛起。這些人大半是出身寒微，性情狷介，窮愁窘迫，然而，他們卻緊緊擁抱詩歌而不放。所以如此，固然緣於唐代以詩取士，詩而優則仕的風氣使然，但他們那種痴狂、執著，視詩作為他們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的精神，卻是不禁令人感動的。

孟郊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矯激而深於感情的個性，使他在國家的不幸，個人的不幸中，用詩文折射出時代的艱難，現實的殘酷，世路的險巖，……他以知識分子的良知良能，揭示了別具意義的思想價值。②

（一）生平

關於孟郊的出生，按韓愈《貞曜先生墓志》云：「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艷、郢而卒。」③

范成大《吳郡志卷十二官吏》：「唐孟庭玢，郊之父，庭玢為崑山尉生郊，以詩名世，或云，玢亦能詩」。由此可知東野出生在崑山是很明顯的。不過他的本籍則是浙江省湖州之武康，《新唐書》也是如此說的：「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不過，另有一說是洛陽人，《舊唐書本傳》就是持此說的。其實，考公集卷二〈感懷八首〉其二首云：「晨登洛陽坡，目極天茫茫……路傍誰家子，白首離故鄉。」④另〈初于洛中選〉詩云：「帝城富高門，京路饒勝居。碧水走龍狀，蜿蜒遶庭除。尋常異方客，過此亦踟躕。」是洛陽非公鄉里，灼然可知。蓋所持不同，乃另有所本，稱崑山者，主其郡望；主洛陽者據其流寓；作武康者，舉其本貫耳。據〈墓志〉記載：「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年六十四。」如此推算，當知孟郊生於天寶十年（七五一年），死於元和九年（八一四年）享年六十四。

孟郊一世窮苦，非常淒涼。他出身貧寒，又拙於謀生，此種情形可在他的許多詩中了解，例如〈飢雪吟〉詩：「飢鳥夜相啄，瘡聲互悲鳴。冰腸一直刀，天殺無曲情。」又如〈秋懷〉詩：「秋至老更貧，破屋無門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風入衣。」一代詩人，竟然衣不蔽體，食難果腹，甚至連小小破屋竟無門扉，教他怎能不寒？不瘦？

（二）窮小子

孟郊是個十足的窮小子，這可從他自己許多詩文中得知。

孟郊在少年的時候，曾經隱居嵩山，《新舊唐書》均有如此記載。而他自己有〈隱士〉詩裏曾說：「君子隱石壁，道書為我鄰。寢興思其義，澹泊味始真。陶公自放歸，尚平去有依。草木擇地生，禽鳥順性飛。青青與冥冥，所保各不違…」可見，他是有看破紅塵的意思，也曾想學習陶公的閒適恬淡。可惜到最後，仍然脫逃不了「顏兒歲歲改，利心朝朝新」（同詩），而汲汲於名利了。也就因為飢寒給他的壓迫太大，於是求取功名的心也就特別熱切。

事實上，孟郊在三十歲那年就出遊河南。這可從他〈往河南宿峽陵寄李侍御〉詩，及〈上河陽李大夫〉詩等知道。他並有羈旅河南的〈感懷〉詩一首：「孟冬陰氣交，西河正屯兵。煙塵相馳突，烽火日夜驚……」可知時方軍亂，孟郊已備嘗：「獨寢夜難曉，起視星漢浮。涼風蕩天地，日夕聲颼颼」⑤之苦了。

(三)落第

落第對讀書人來說是何等的不堪！孟郊是有政治抱負的，他不只一次希望用他的詩才和文筆，取得高第，以為進身之階。

貞元七年辛未，孟郊年四十一歲，「秋、公至湖州取解⑥，既歌鹿鳴，遂往長安應進士試，並有〈遊終南龍池寺〉詩：飛鳥不到處，僧房終南巔……地寒松桂短，石險道路偏。」（《唐孟郊年譜》）⑦可是就在次年，即嚐到下第的滋味。

貞元九年，孟郊再次考場失意，於是有首〈再下第〉詩說道：「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首次落第後，孟郊即已痛定思痛，發憤苦讀，且說：「夜學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讎。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夜感自遣〉）把落第當成「生辱」般的想要洗雪，換來的卻是再次受辱！

一再下第是孟郊的莫大打擊，再加上生活無著，世態炎涼，於是除了將落第懊惱付之詩外，便是對人事的冷酷，莫可奈何的怨嘆了。「常聞貧賤士之常，草木富者莫相笑。男兒得路即榮名，邂逅失途成不調。古人結交而重義，今人結交而重利……一生不愛囑人事，囑即直須為生死。我亦不羨季倫富，我亦不笑原憲貧。有財有勢即相識，無財無勢同路人。因知世事皆如此，卻向東溪臥白雲。」（〈傷時詩〉）。「因知世事皆如此」，彷彿他對人世間的一切均能澈悟，於是灑脫的揮之不顧而去臥白雲了。

(四)難得風光

然而，他終究無法如此豁達，因而仍然不放棄謀名謀利，終於，在貞元十二年（七六九年），將近五十歲時，才好不容易的登了進士第。此時的得意自不在話下，不過，經過了四年，才被選溧陽尉，韓愈〈薦士詩〉中謂：「酸寒溧陽尉，五十歲何耄。」⑧

屢試不第，是孟郊心中的痛。一旦登科之後，得抒多年的鬱卒，自然有些得意忘形，

於是大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登第後詩>)難得的一時風光，卻招致後代宋人以此二句詩文評論其「氣度局促」孟郊若地下有知，當更鬱卒耳！^⑨

時不多久，在貞元二十年甲申，他辭去了漂陽假尉，奉母歸湖州，後又至常州義興買宅置田，作安居之計。按<墓志>：「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轉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舊唐書·一百六十本傳》：「李翱分司洛中，與之遊，薦于留守鄭餘慶，辟為賓佐。」《新唐書·一百七十六本傳》：「鄭餘慶為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此事當在元和一、二年，亦即孟郊年五十六、七歲時，故白居易<與元九書>中有云：「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⑩而孟郊自己有詩云：「玉蹄裂鳴水，金綬忽照門。拂拭貧士席，拜侯丞相軒。德疏未為高，禮至方覺尊。豈惟耀茲日，可以榮遠孫。」^⑪又云：「寺秩雖未貴，家醪良可哺」、「賓秩已覺厚，私儲常恐多……良棲一枝木，靈巢片葉荷……」^⑫這可算是孟郊一生中較為寬裕，風光的一刻了。

(五)連殤幼子

然而天意難測，命途多舛，就在此時，垂垂老人，竟連連失去三個兒子。

孟郊有<杏殤九首>，蓋為悼其幼子而作，序云：「杏殤，花乳也，霜翦而落，因悲昔嬰，故作此詩」詩云：「零落小花乳，爛斑昔嬰衣。拾之不盈把，日暮空悲歸」，又云：「兒生月不明，兒死月始光。兒月兩相奪，兒命果不長」由此可知他的兒子出生沒幾天就夭折了。而韓昌黎<孟東野失子>詩中言：「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上呼無時聞，滴地淚到泉」^⑬，韓愈在此詩序中特別註明：「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如此說來，東野的三個兒子都是活不過數日就夭折了。不過，東野卻又有一首<悼幼子>詩：「一閉黃蒿門，不聞白日事。生氣散成風，枯骸化為地。負我十年恩，欠爾千行淚。洒之北原上，不待秋風至。」由詩中「負我十年恩」句看來，至少這一個幼子已活過十年，而非死於襁褓之中。因此，韓愈的說法可能與事實有些出入，為好友悲感過度，言過其實也是常情。

此外，並有王建<哭東野>詩：「老松臨死不生枝，東野先生早哭兒。但是洛陽城裏客，家傳一首杏殤詩。」^⑭可憐孟郊，老而喪子，天下還有比這更悲慘的事嗎？於是他：「窮老收碎心，永夜抱破懷」「病叟無子孫，獨立猶束柴」；於是他：「失芳蝶既狂，失子老亦孱」「木心既零落，山竅空呼號」；於是他：「哀哀孤老人，戚戚無子家」……這種悲愴淒苦，舐犢情深的詩句，都一一呈現在他<杏殤九首>詩中。

套句孟郊自己的話：「始知天地間，萬物皆不牢！」^⑮垂垂老人，一生顛沛流離，諸事不順，連幼子都無法保全，好像連上天都在跟他開玩笑似的。他說：「踏地恐土痛，損彼芳樹根。此誠天不知，剪棄我子孫……」(<杏殤>)世間能有幾人擁有像孟郊如此「踏地恐土痛」的纖細悲憫的愛心？然而，他卻有如此遭遇，能不令人唏噓？為他不平！

(六)孤苦作別

元和九年甲午，鄭餘慶辟他為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於是孟郊就帶了妻子從洛陽啟程赴任，不想在半途中，竟然以暴疾病死在河南之閿鄉，當時是元和九年八月己亥。

按〈墓志〉：「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舊唐書本傳》云：「鄭餘慶領興元，又奏為從事，辟書下而卒，餘慶鎮興元，奏為參謀，卒年六十四。」可憐孟郊，一世窮愁，命運坎坷，死後竟無以為斂。賈島在〈哭孟郊〉詩中謂：「身死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塚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後，斜日下寒天。」^{①⑥}他的〈弔孟協律〉詩：「才行古人齊，生前品位低。葬時貧賣馬，遠日哭惟妻。孤塚北邙外，空齋中嶽西。集詩應萬首，物象偏曾題。」「葬時貧賣馬」「遠日哭惟妻」「孤塚北邙外」何等淒涼！非獨當時的人，就連時隔十二世紀之遙的我們，對於孟郊的一生遭遇，能不一掬同情之淚？

〈墓志〉記載：「……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千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是孟郊被私謚為貞曜之所本。

二、缺陷的宇宙觀

孟郊的宇宙觀，顯然是受到儒家與老、莊思想的影響，而將之融和而成的。

老子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德經四十章》）又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名之曰道。」（《道德經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莊子亦說「夫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莊子大宗師篇》）^{①⑦}，因之，可知道家的宇宙觀是無神論；天下萬物不是任何種神所產生的，而是由「無」而來，而「無」也就是「道」。至於「道」，究竟是甚麼呢？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原來老子所無法名之的「道」，就是自然的法則。所以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這就是說萬物出生後。其本身便具備有陰、陽兩種氣質。而《莊子田子方篇》亦云：「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①⑧}

事實上，陰、陽二義最早被提及是在《周易繫辭》^{①⑨}。如：「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陽物，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而易經更說：「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繫辭》上·第十一）「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乾鑿度》）不過，易經上說的陰、陽兩氣未必全與老子所說的陰、陽完全謀合，因為老子的自然法則只說明其然，而並未說明其所以然；且於其全部道德經中，提到陰陽者，僅止「萬物負陰而抱

陽，沖氣以為和」而已，因之，使人無由更深入的探索。

由上可知，易經以「太極」為天地萬物之元，而老子以「道」為天地萬物之始。易經既被孔子用來做為教材，且又被人懷疑易經可能就是孔子所作，因此，易經上對於宇宙的觀點，自然也就會影響到儒家的思想。「中國古代的哲學，無論道、儒，都以「氣」為宇宙萬物的元素，萬物由「氣」而成，這可說是中國宇宙論的一元論。」（《中國哲學大綱》）²⁰因為，除了道家「沖氣以為和」之外，歷代儒家也都以宇宙由氣而成，宇宙間都是氣。易雖不講氣，然講陰、陽，而陰陽乃氣之良能。這可能就是易經陰陽之說帶給後世的莫大影響。

至於五行之說，據《左傳》記載：「…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這可能是最早提到五行的記載了。不過，老子、孔子、以及現存之孟子七篇並未提及五行。直到《呂氏春秋》之十二紀，才有怪誕而條理的五行之說。²¹影響所及，到了漢朝，一般儒者便大談五行，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漢劉安的《淮南子》²²等書均是。《春秋繁露》「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²³這種陰陽五行相剋相生的思想一旦風行，人們便將自然界及人世間的一切事物均分配於五行中，而此種宇宙觀經由漢儒興起，一直到唐朝，後人均受到影響。

孟郊就是具有此種融合了道、儒，甚至五行思想的宇宙觀。如在他的詩句中，可以發現他認為萬物都是由某一元素所生，是道，是氣。

- 「萬物根一氣，如何互相傾。」（〈感興詩〉）
- 「天地唯一氣，用之自偏頗。」（〈送別崔寅亮下第〉）
- 「文含元氣柔，鼓動萬物輕。」（〈贈蘇州韋郎中使君〉）
- 「前山胎元氣，靈異生不窮。」（〈登華嚴寺樓望終南山〉）
- 「達人識元氣，變愁為高歌。」（〈達士詩〉）
- 「何言天道正，獨使地形斜。」（〈招文士飲〉）
- 「多爭多無壽，天道戒其盈。」（〈秋懷十五首〉）
- 「造化絕高處，富春獨多觀。」（〈送無懷道士〉）
- 「時令自逆時，造化豈不仁。」（〈貧女詞〉）
- 「見此原野秀，始知造化偏。」（〈終南山下作〉）
- 「大霞霏晨暉，元氣無常形。」（〈列仙文〉）
- 「此道與日月，同光無盡時。」（〈贈主人〉）
- 「大道母群物，達人腹眾才。」（〈奉報翰林張舍人〉）

在這些詩句中，很明顯的，孟郊認為萬物的一切變化，是操之於根植萬物的「氣」，獨使地形斜的「天道」，母群物的「大道」之中，而這一些，不正是道家、儒家的主張

嗎？

此外，仍有如下詩句：

「高意合天製，自然狀無窮。仙華凝四時，玉蘚生數峰。」（〈題韋少保藏書洞〉）

「昔為陰草毒，今為陽華英。」（〈贈王中丞〉）

「陽和發生均孕育，鳥獸有情知不足。」（〈覆巢行〉）

「天令設四時，榮衰有常期。」（〈罪松〉）

「四時更變化，天道有虧盈。常恐今日沒，須臾還復生。」（〈感懷八首〉）

「孟冬陰氣交，兩河正屯兵。」（〈感懷詩〉）

像這些詩句中提到的「陰」「陽」，與天令設的「四時」，不正是老子說的「萬物負陰而抱陽」，不也如易經上說的：「…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

而孟郊〈感懷〉八首詩的「四時更變化，天道有虧盈。常恐今日沒，須臾還復生」的意思，是在說天下一切事物，均是「沒而復生」的，這種觀念，亦源出老、莊與儒家。老子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語復命。」（《道德經》十六章），因此，他主張自然法則是由靜而動，又由動而歸靜的。莊子亦說：「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莊子寓言篇》）又說：「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至樂篇〉）²⁴由此可知老、莊均認為這便是循環式的自然法則。而漢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說：「天之道，終而復始。」又說：「…木生火，人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像這樣父子式的代代相傳，相剋相生的終而復始方式，不也和老、莊的主張不謀而合嗎？

不過，在孟郊的詩句中，我們卻同時發現了另外一種徵候：孟郊的宇宙觀是有缺陷感的宇宙觀，是不完美的宇宙觀。因為，孟郊固然與時人一樣的承受了儒、道家宇宙觀思想的影響，認為天地間的一切均是由氣，由道，甚至由有神意的造化所生，但這個宇宙的主宰卻是偏頗不正的，是有欠公平的。因為他說：「天地唯一氣，用之自偏頗。」、「何言天道正，獨使地形斜。」、「時令自逆時，造化豈不仁。」，他竟然懷疑起天道的持正，對造物者的仁心也起了疑心；他甚至有著反抗的企圖：「天令既不從，甚不敬天時，松乃不臣木，青青獨何為？」（〈罪松詩〉）

孟郊雖然是個古心自鞭，坐甘冰抱，不肯趨附權貴，同流合污的人。²⁵但詩人的感觸常較一般人為敏銳，他既然降生在這經過了大流血、大破壞的時代裏，眼見當時政治秩序紊亂不堪，社會經濟崩潰，社會風氣頹敗，人民悲苦，而自己本身又飽經亂離、窮苦，自然對造物者有某種程度的不滿。這也是中唐詩人普遍所有的現象。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也提到此點：「向來論唐詩的人，都不曾明白這個重要的區別，他們只會攏統地誇說『盛唐』；卻不知開元、天寶的詩人，與天寶以後的詩人有根本上的不同。開元、天寶是盛世，是太平世；故這個時代的文學只是歌舞昇平的文學，內容是浪漫的，意境

是做作的。八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是個亂離的社會，故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呼號愁苦的文學，是痛定思痛的文學，內容是寫實的，意境是逼真的。」^{②6}

而追究起孟郊所以如此消極，除了胡適說的時代背景之外，必然是跟他個人的心境也有關聯。孟郊一世貧困，功名又不顯達，所面對的世界是個冷酷無情，處處是絕壁的世界，因此他嘆命：「三十年來命，唯藏一卦中。題詩還怨易，問易蒙復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影孤別離月，衣破道路風。……」，於是他因怨天而尤人：「……古人結交而重義，今人結交而重利……一生不愛囑人事，囑即直須為生死……有財有勢即相識，無財無勢同路人，因知世事皆如此……」（〈傷時詩〉）在他的感覺中，這宇宙自然不是完美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孟郊的宇宙觀，是道、儒、五行思想，再加上他自己因生平際遇的坎坷而衍生出的觀感的混合思想了。

注釋：

- ①參考《孟郊賈島詩選》P.3（劉斯翰選注 遠流出版公司 2000）。
- ②參考《孟郊詩集校注》P.2（華忱之、喻學才校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5）。
- ③見《新譯昌黎先生文集》P.719〈貞曜先生墓志〉（周啟成、周維德注譯 三民書局）。
- ④見《孟東野詩集》卷二（孟郊 明 嘉靖秦禾刊本）及《孟東野詩集》（孟郊 商務印書館）本文中引孟郊詩均自此二書或《孟郊詩集校注》（華忱之、喻學才校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相對照引用。後文不再另注。
- ⑤語出孟郊之〈殺氣不在邊〉詩中句。此詩當作於建中三、四年間。即藩鎮朱滔、王武俊等舉兵與田悅連合，與唐朝廷爭政權之藩鎮變亂。
- ⑥取解，即拔解。李肇《唐國史補卷下》：「進士為時所尚久矣，……京兆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按唐代取士，有由州縣有司選拔而進於京應試，此即謂拔解。
- ⑦《唐孟郊年譜》P.24（華忱之編次 學海出版社 1998）。
- ⑧見《韓昌黎全集》P.41（韓愈 新文豐出版社 1978）。
- ⑨《滄浪詩話校釋》P.179 詩評 42. 「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耶？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為之艱阻耳。」（宋嚴羽著 郭紹虞校釋 正生書局 1972）。
- ⑩見《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與元九書〉：「況詩人多蹇……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白居易 商務印書館）。
- ⑪元和二年，孟郊五十七歲，官於洛陽，有〈立德新居十首〉詩，「立德」坊名，在洛陽。
- ⑫同上詩。
- ⑬見《韓昌黎全集》P.67〈孟東野失子〉詩（韓愈 新文豐出版社）。
- ⑭見《全唐詩》卷 297（清 彭定求等編 明倫出版社）。
- ⑮孟郊悼其幼嬰而作〈杏觴九首〉詩中句。
- ⑯見《賈長江集》（賈島 商務印書館）。
- ⑰見《新譯莊子讀本》P.79，〈大宗師篇〉「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地，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

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久，長於上古而不老。」(黃師錦鉉注釋 三民書局)。

- ⑱ 同㉓P. 275 <田子方篇>「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惇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老聃曰：吾游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
- ⑲ 見《周易經文》P.144，引自<周易繫辭上·第五章> (正一善書出版社)。
- ⑳ 見《中國哲學大綱》P.20 (羅光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9)。
- ㉑ 見《新譯呂氏春秋》P.5 (朱永嘉·蕭木注 三民書局 1995)。
- ㉒ 見《新譯淮南子》P.100 <淮南子卷三·天文>「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五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熊禮匯注釋 三民書局 1997)。
- ㉓ 參考《春秋繁露今註今譯》P.286, 287 卷第十一·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賴炎元註譯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7)。
- ㉔ 見《莊子》P.360 卷十八至樂「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張耿光譯注 台灣古籍出版社 1996)。
- ㉕ 參考《孟郊詩集校注》前言 P.5 (華忱之、喻學才校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5)。
- ㉖ 參見《白話文學史》P.221 (胡適 商務印書館 1934)。

參考書目

- | | | |
|----------|------------|---------|
| 孟東野詩集 | 孟郊 | 明嘉靖秦禾刊本 |
| 孟東野詩集 | 孟郊 | 商務印書館 |
| 孟郊詩集校注 | 華忱之、喻學才校注 | 人民文學出版社 |
| 孟郊、賈島詩選 | 劉斯翰選注 | 遠流出版公司 |
| 舊唐書 | 劉昫 | 藝文印書館 |
| 新唐書 | 歐陽修、宋祁 | 藝文印書館 |
| 孟東野先生年譜 | 夏敬觀 | 商務印書館 |
| 唐孟郊年譜 | 華忱之 | 學海出版社 |
| 二十五史述要 | 陳登原 | 世界書局 |
| 中國文學發達史 | 劉大杰 | 中華書局 |
| 韓昌黎全集 | 韓愈 | 新文豐出版社 |
| 新譯昌黎先生文集 | 周啟成、周維德注釋 | 三民書局 |
| 吳郡志 | 范成大 | 藝文印書館 |
| 蘇東坡全集 | 四部備要本 | 中華書局 |
| 滄浪詩話校釋 |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譯 | 正生書局 |
| 白居易詩 | 傅東華注 | 商務印書館 |
| 白氏長慶集 | 白居易撰 | 藝文印書館 |
| 全唐詩 | 清彭定求等編 | 明倫出版社 |
| 賈長江集 | 賈島 | 商務印書館 |
| 賈浪仙長江集 | 賈島 | 四部叢刊正編 |
| 新譯莊子讀本 | 黃錦鎰注譯 | 三民書局 |
| 莊子 | 張耿光譯注 | 台灣古籍出版社 |
| 老子道德經 | 李耳 | 東大圖書公司 |
| 周易經文 | | 正一善書出版社 |
| 中國哲學大綱 | 羅光 | 商務印書館 |
| 春秋左傳今註今譯 | 李宗侗 | 商務印書館 |
| 呂氏春秋 | 莊適選注 | 商務印書館 |
| 新譯呂氏春秋 | 朱永嘉、蕭木注 | 三民書局 |
| 新譯淮南子 | 熊禮匯注釋 | 三民書局 |
| 春秋繁露今註今譯 | 賴炎元 | 商務印書館 |
| 白話文學史 | 胡適 | 商務印書館 |